刀工（節錄） 作者：徐國能

 回想這些年，父親教我寫字，卻不督促我勤練；教我奕棋，卻不鼓勵我晉段；教我廚藝，卻不準我拜師……，讓我在每件事上，都是一個初入門庭的半調子，一個略知一二的旁觀者，最後他寫給我的一張字是「君子不器」，那時秋夜已深，父親望向庭中那株痀瘺老樹，月明星稀，風動鱗甲，久久不能言語。

　 如今我幾乎不到廚房，免得一些不必要的感傷，成為一個真正遠庖廚的君子。我重新拾起書本，發現了其中腴沃的另一種滋味，偶爾可以嘗出哪些文章是經過熬燉， 哪些詩是快炒而成，有時我甚至猜想，某作者應該嗜辣，如東坡；某個作者可能尚甜，如秦觀；至於父親晚年最敬仰的淵明，執著的一定是一種近於無味的苦；而刀工最好的必屬黃庭堅，因為他的字那麼率真而落拓，因為他的詩，父親晚年抄了許多。
　 我經常思索父親的哲理，但並沒有成為我人生的指導，有時我會沉溺在某種深邃裡而感到迷惘；但有時則在其中，找到一種真正樸實的喜悅與寧靜。